



冰点特稿第1198期

等待上岸的公考生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玄增星

挺好的。

家的另一面

在公务员考试网里,考生最终被录取称为上岸。今年6月,100人报名参加了位于济南的一个公考培训班,目的是考上山东省公务员。按照通常的录取比例,他们中最终上岸的,将只有两三个人。

据统计,2020年山东省招录7360人,最终过审人数约41万人,平均竞争比约为56:1。

培训班的教室是济南章丘一间酒店的会议室。这里没有窗户,时间从早9点到晚9点被几近均匀地分割成了6块,每一块都包含一堂时长90分钟的课程。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粉笔教育在山东开办的第一个为期30天的培训班,包食宿。

分数在选拔中的价值不是绝对的。公务员招收的名额有限,且各地考情不同,有人考了120分就上岸了,有人考了180分,依然落榜。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确信自己通过考试。

对于你为什么想考公务员?的追问,培训班多数人回答:爸妈想让我考。

这间教室承载的希望远远超出了100个。公务员考试是一个家庭的大事,每一场公考的考场外都有许多陪考父母,他们中有人会在考前特意回乡祭祖,为孩子求神拜佛。

培训结束时,距离7月19日的山东省笔试只有十几天。在上岸之前,他们要经过最后的沉潜。教室的桌子上摆着咖啡、药片、零食,有人在用过的咖啡搅拌棒上写金榜题名,供在纸杯里,那是他们在水下的氧气。

孩子

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,教室里的空调老是坏,隔几天就有人站在桌子上修理天花板上的中央空调。酒店老板精明,不愿意花钱换个新空调,说人太多,换了也没用。

坐在教室后排的王辰又开腿,不停地摇着扇子,扇子正面是毛泽东、周恩来头像,背面是十大元帅头像。前几日,他在楼下小卖部特意挑了这把扇子。

只有晚上11点以后,人少了,屋里才慢慢凉快下来。为了这次考试,王辰跟单位请了长假,想争口气。他29岁,老家在山东一个地级市,已经在体制内工作了7年。出于某些原因,他是现单位里最后一个事业单位编制的员工,如果不参加公务员考试,他就失去了晋升空间。

大学毕业后,王辰想当律师,父母不同意。在他们的认知里,只有公务员和老师是正经工作。班上多数同学都有类似的经历。有人说父母不让自己找别的工作,因为找了也会后悔。还有人说父母让自己回老家,方便互相照应。对于那些去了国外的孩子,父母觉得就跟丢了一样。

班里同学报名时,最抢手的岗位之一是狱警,因为可以倒班,上三休二,假期多。由于疫情,渴望稳定的人越来越多。班上有人毕了业找不到工作,有人被辞退了,还有人原本所在的公司突然倒闭。考公务员有无数理由,有的人想为人民服务,也有人认为,这只是一份能带来稳定收入和生活的职业。

学员们的年龄从20岁出头到30多岁不等,但都是父母口中的孩子。孝顺是第一位的。王辰缓缓地说,他是个听话的孩子,就连自己的婚姻,也是在两家父母的期望和催促下仓促完成。

他父母的墙上挂着一幅写着家的字画。有的同学家里挂着全家福,有的贴着百寿图。7年前,王辰走出事业编制考试现场,对等在外边的父母比了个成功的手势。他觉得那是父母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刻,他们可能在想,这儿子20多年没白养。

在培训班所在的酒店房间里,藏着许多未竟的梦想。有人床边铺着瑜伽垫,有人在桌上摆着相机,有的墙角放着吉他。但是在父母看来,瑜伽教练、视频博主或歌手都不如做一个公务员来得体面、稳定。

山东分校是粉笔教育规模最大的地方分校,也是今年粉笔教育进行线下扩张的第一站。在粉笔教育北京总部,CEO张小龙在几个高管的建议下,把疫情以来的第一次出差地点选在了济南。他曾经在公开课上讲过《论语》,说孔子就是一个做公务员培训班的。

有圈内人说,很多公考培训机构都是从山东起家的,有的推销电话直接拨打给考生的家长,电视广告也倾向于在地方电视台播放。因为这些电视台的受众很多都是考生家长。

有的应届生毕业之后不好意思回家,一些培训机构就开设了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培训班,条件简陋,收费便宜,让学员有地方学习。更重要的是,让他们有地方吃饭睡觉,不用回家面对来自父母的压力。

王辰想快点长大。他从小被父母带着参加酒局,每个座位都有自己的地位和功能,冲着大门的是主陪,是这个酒桌上最核心的人。小时候的王辰通常坐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,主导一场酒局,自己就长大了。

为了让父母不再操心,这一次王辰拼了命也要考上。每晚9点下课后,他喜欢去路边喝酒、吃烧烤,释放压力。几个月下来,以前的衬衣已经快系不上扣子了。吃完夜宵,他会回到教室,继续自习到零点后。

女孩子

于智慧的座位在王辰前面。她今年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,经历了考研和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失利,她把这次山东省公务员省考当作自己为数不多的求职机会。

她跟家里借钱报了个培训班。父母不同意她去外地工作:一个女孩子,跑那么远干什么。她从小就被告知,公务员或



2019年12月8日,2020年北京公务员考试举行。

人民视觉供图



在培训班,有人在咖啡搅拌棒上写金榜题名。邵真/摄



于智慧和正在做饭的母亲。邵真/摄



考生们正在排队等待面试入场。邵真/摄

老师是最适合女孩子的工作,收入稳定,受人尊敬,最重要的是,有时间照顾家庭。

于智慧很早就知道,女孩子是不一样的。母亲怀孕时检测是女孩,爷爷奶奶不相信,直到她出生,才叹了口气。吃饭的时候,大人们让小孩子多吃,会有人特意告诉她,别吃太多,因为女孩胖了不好看。

于智慧圆脸,戴眼镜,齐到下巴的短发是参加培训班之前刚剪的。她觉得剪得很丑,在被窝里偷偷哭了好几次。前男友经常说她又矮又胖,她把于智慧的照片给自己母亲看,得到的评价是:皮肤黑,眼睛小。有一次她在火车上被人偷拍,照片被对方发到了朋友圈。她很害怕。前男友知道了,说:你就这样,还有人偷拍。小学时,老师让她回答问题,她无意识地用手缠着头发,老师对全班同学说,你们看她,真真美。

分手之后,于智慧的前男友很快有了新女友,是他在医院的同事,比他高,比他瘦。于智慧决定减肥。她开始每晚跑步,睡前量腰围和腿围。她觉得分手是自己的错,因为自己不够好看,也没有体面的工作。

化妆会让于智慧感觉自信一点。高中同学和她一起报了公考培训班,住在一个房间。两个女孩子赶在上课前化好妆,互相交换新买的口红,分享哪个牌子的眼影便宜又好。她们抱怨课桌的间距太小,需要跨过椅子才能坐下,不能穿好看的短裙,同学想做美妆博主,家里的口红已经积攒了80支,可父母不同意,觉得不稳定。

在家里,厨房是母亲的领地。她让于智慧学做饭、收拾房间,说女孩子必须会做这些,不然结婚之后会被婆婆打死。父亲几乎不管家,身旁的女性长辈会说:他一个男的会干什么。母亲会掐着父亲下嘴唇,做好饭,尽管父亲回来后要先洗澡,玩会儿手机,等坐在桌边时,饭已经凉了。于智慧觉得这很不尊重母亲的劳动。有时她跟父亲吵架,母亲会说:你大学白上了,有这么跟你爸说话。她转头也跟母亲吵,说父亲不帮家里干活,是母亲养活她。

于智慧小时候上不起学,早早就去服装厂工作了。母亲的弟弟上到了大专,当了医生。40多岁的时候,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,终于弥补了自己的遗憾,帮家庭完成了传宗接代。弟弟今年5岁,家里人都觉得于智慧要找个离家近的工作,方便照顾弟弟。

女孩子不要把工作看得太重,还是得嫁个好人家,别太辛苦。母亲一边把切好的肉糜捏成肉丸,一个个下到锅里,一边说。

弟弟说以后想做厨师,因为想帮妈妈。母亲听了,轻轻打了几下儿子的屁股。厨师多辛苦啊,要给别人做饭的。你以后要当大官,让别人给你做饭,知道了吗?她抱着儿子说。

为了保险,于智慧一共报名了3个考试,都是体制内的岗位。她觉得所有的过往都在将自己往同一个方向推。备考焦虑母

边。他和妻子上班忙,没时间做饭,就每天带着孩子去父母家吃。在当地,王辰是事业成功、家庭美满的典型,是外人挑不出毛病的儿子、丈夫和父亲。

他觉得,每个决定都需要牺牲很多别的东西。大学同学中有人做了律师,王辰很羡慕,觉得对方始终在提升自己,而他长的,只有体重。天天在办公室写材料让他觉得厌烦,来来回回就是那些话。

在公考面试培训班,王辰学到了很多规矩。面试时,身体要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处,双手平放。不能染发,不能纹身,不能戴首饰,最好不要说自己在国外的经历,不能说人类控制不了人工智能,不能有不正确的价值观。不能大笑。面试是公务员考试的最后一关。

代价

在一门事业编制考试的前一晚,于智慧突然决定不去了。她觉得自己考不上,也不想做这份工作。她把决定告诉父母,被母亲打了几下屁股,但她就是不想去。她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。高考报志愿的时候,父母把她所有的志愿都填成教育或师范类的,但最终被调剂到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。她觉得4年的大学生活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,也很难有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。毕业后,除了进入体制内工作,班上许多同学去做了互联网公司的内容审查员。

共生

王辰在培训班的室友总叫他领导,因为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,室友在县里,王辰在市里。采访时,室友会不断推辞说,不想抢领导的风头。在老家,王辰的工作和生活集中在新修的政府大楼周边。这是整个城市环境最好的区域。大楼背后的山坡是新盖的,在当地,好的风水要有靠山。每个工作日上午,王辰都要提着公文包,踏上17级台阶,进入那座从正面看像黄字的大楼。据说因为修建大楼时,市领导姓黄,根据公开资料,该黄姓领导在2011年因贪污受贿被调查,并免去职务。

王辰清楚,在老家的环境里,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。他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考到城市的,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体制内工作。家里的房子从平房换到了单位宿舍,再换到现在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,家具是红木雕花的,客厅里摆着一口一米多长的封闭式鱼缸。

在王辰整个童年时期,父母的兄弟姐妹们为了到城里读书,会陆续住进他家,跟他挤在一张床上。他很小就知道,父母是对整个家族贡献最大的人,也是地位最高的人。他觉得,在一个家庭里,谁付出多就谁听谁的,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王辰的孩子今年两岁。在自己住的小区旁

亲封建迷信。于智慧遇到害怕的事也会求一下老天爷。她出远门之前一定不会剪指甲,考试前一晚也不洗头,因为听说会把知识洗掉。奶奶告诉她做了噩梦要对着西墙说出来,家里的西墙听了她许多噩梦。

父亲嫌豆角和肉价贵,她说,一个大男人计较这些有意思吗。她不喜欢妈妈帮弟弟洗澡的时候用她的拖鞋和毛巾。但她会认真地跟家人说,以后家里的财产都留给弟弟,反正自己结了婚,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

张小龙曾说,由于公考的录取率低,报名的学生中其实大部分是考不上的。他不想把考上公务员作为课程的唯一目标。他觉得,学生在培训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,不是技巧,而是知识和学习习惯。最近几年,他开设了各种类型的网络公开课,讲哲学,讲《论语》,讲时事。他一直在课上说,成长比成功更重要。

体制内像个围城。班上有学员这么说。教室两侧的桌子直接抵着墙,墙上贴着学员编号。每一列课桌中间的过道只能容身一人。

培训班的老师见过很多连续考了多年公考依然没有上岸的学员。他们觉得,其实公务员不一定适合每个人,如果没有考上,可以试着找其他的工作。有位教面试的老师原本就是一名公务员,但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,也想靠自己的能力买房,体制内的收入水平不能满足他的需求,于是就辞职了。

于智慧不觉得自己有别的选择。放弃考试之后,她每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要做什么,只能玩手机,直到母亲回家做饭。她觉得待在家里很压抑,又不知道能去哪里。不敢迈出那一步。于智慧穿着睡衣,瘫在沙发上。至少在家有地方住,有人做饭,也

周围的人几乎都进入体制内工作了,有时于智慧家里来了客人,大人们就坐在一起教育她,仿佛这是一场赛跑。她是最后一个还没有冲过终点线的。考上的朋友也替她着急,特意把她约出来,要骂醒她。舅舅想给她介绍周围同在备考的人交流经验,她躲在厕所里,直到舅舅离开。有一次,于智慧和父亲在大姑家吃饭,她烦躁地对大姑说,你想考自己去考。气得父亲饭都没吃完,拉着她回家了。

母亲希望于智慧穿得像女孩,让她穿超过膝盖的裙子、紧身一点的上衣和高跟鞋。还要学点唱歌跳舞,以后单位如果有才艺展示的机会,领导也用得上。但她偏爱穿宽松的T恤和阔腿裤。有时候她化完妆出门,父亲会跟母亲说:你看她化得跟鬼一样。她就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偷化。

母亲只上到小学,日常看得最多的是关于解梦和算命的小书。家里专门有一间小屋用来供奉各路神仙。于智慧嘲笑母

有时于智慧会想,跨几年退休了去新疆、西藏转一圈,但他心里明白,实力不允许。人不是光为了自己活着,不能随心所欲。他笑了笑,咱们老百姓,想想就罢了。

于智慧不想让于智慧走自己的老路。他希望女儿找一份稳定的工作,不至于像他和妻子一样,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。于峰的大姐觉得他在记者面前说这些话丢人,把他骂了一顿。于峰没注意,一直坐在一旁不说话的于智慧突然跑进房间,哭了。

自由

2020年8月29日,山东省公务员考试全部结束,王辰考了本岗位第一。未来,他的每月工资会涨1700元,也将被调到更理想的科室。

按照他的计划,自己在体制内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源,就转行成为一名律师,开一间自己的律所,到更大的城市生活。

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别的要求,唯一一条是,不能接受孩子丁克。他不想晚年孤单。

于智慧没有通过笔试。公考结束后,她经常梦到自己在答题。题很多,她怎么也写不完,最终在惊慌中醒来。

后来,大姑帮她找了一份在小学代课的工作,教一年级语文,一个月2000多元。如果想转正,还是需要通过考试。那所小学是于智慧的母校,她那位曾经说自己臭美的女老师成了同事。

她始终觉得自己不配当老师。跟培训班一样,班上的小学生也是两人用一张长桌,墙上的蓝色大字写着:做优秀娃。她不确定自己能让这些孩子有多优秀,才能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有足够的勇气选择自由,并承担随之而来的代价。

(文中王辰、于智慧、于峰为化名。韩萌、田宇、邵真对本文亦有贡献)



2019年12月7日,2020年江苏公务员考试笔试开考,现场人山人海。人民视觉供图